

道不远“仁”

周广仁

祖父以“广施仁爱”之意给我取名“广仁”，名字寄托了祖父深沉的理想。1938年，10岁的我开始学钢琴，钢琴的黑白键在我眼里就是通往艺术殿堂的阶梯，每向前一步都伴随着快乐与美好。

1945年二战结束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陆续回国。祖父有一对德国朋友希尔德·布兰特夫妇，他们在回国之际唯独对钢琴难以割舍。祖父说：“我的小孙女喜爱钢琴，你就把钢琴放在她那里吧。”我接到希尔德·布兰特夫人电话，飞一般地骑车赶到他们住所。那天我弹奏了巴赫《意大利协奏曲》和肖邦《叙事曲》。希尔德·布兰特夫人对我说：“你弹得真好！这台宝贝钢琴需要一个可靠的主人……”我终于拥有人生中第一台钢琴。

父亲也热爱音乐，但坚决反对我以钢琴为职业，拒绝为我付学费。我说：“学费我自己挣！”为跟随钢琴家、指挥家梅·帕契斯学琴，我需要教20个学生才能赚足学费。我白天骑车在不同地方给学生上课，晚上回家练琴到很晚。上海想学钢琴的人很多，大家口口相传，“有个小姑娘

教钢琴，人好而且认真负责”。那一年我16岁，对“仁”的理解就是遇到一生笃信的美好，不懈追求，同时把这种付出努力的快乐分享给别人。

1949年，21岁的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任教。那时我对“仁”的思考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我一直渴望留学深造，所有手续准备齐全，我兴奋地蹦着和当时的院长贺绿汀说：“贺院长，我要去法国留学了！”贺院长说：“你别走！现在新中国百废待兴，国家需要你。”我说：“我去学两三年就回来。”贺院长说：“国家现在就需要你！”

“国家现在就需要你！”因为贺院长这句话，我决定留下来。贺院长对我说：“放心，国家会培养你的！”很快到了1951年，国家派我们去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学生和和平友谊联欢节。事后才知道，我获得的三等奖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的第一个钢琴奖项。活动结束后，我们又在海外巡演一年之久。这一年是我的人生转折点，让我有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。回国后我就申请入团，4年后申请入党。

步入中年，我对“仁”的思考是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无论遭遇什么，我都坚持守住钢琴教育的种子。我们

先后编纂的两册钢琴初级教材广为流传，给中国钢琴事业留下一粒火种。改革开放40余年，中国钢琴事业空前发展，这也是我最忙碌的时期。此时我对“仁”的思考是“达则兼济天下”。1980年，我受邀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，期间举办44场钢琴音乐会。我不仅诠释世界经典钢琴音乐，更展示中国的钢琴作品——能成为中国钢琴大使我很自豪，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钢琴音乐更使我骄傲。

1982年，我遭遇对一个钢琴家来说毁灭性的事故，右手三根手指被砸断。那是举行钢琴演奏会前夕，我帮助挪动一台老琴，琴腿突然脱落，我下意识去保护钢琴，结果右手被重重砸在琴下；中指、小指粉碎性骨折，无名指则从指甲根处被砸断。医生妙手，我的中指、小指得以保全，无名指则短了一截。这一阶段，我对“仁”的思考是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手指功能恢复是大难关，若不尽早开始，将再无弹琴可能。恢复期间，手指残端只要碰到硬物就有如刀割，每次练琴都疼得满脸泪水。就这样，我一点点将笨拙的手指恢复过来。一年后，我举办重返舞台的音乐会，此后，又坚持登台演奏了20年，直到75岁。

手伤之后，我逐渐把事业重心

转移到钢琴教学。此时钢琴予我对“仁”的思考是“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”。教书育人是最平凡也是最伟大事。我不拒绝任何一名慕名而来的学生。我教学生大多数情况下不收费，有的学生热爱钢琴但苦于没有琴，我会送或者借钢琴给学生。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一直记得贺院长那句话：“国家会培养你！”

今天看起来学琴的人很多，但我认为依然太少——我一直认为，音乐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接近音乐、走进艺术、感受美好的机会；我们专业音乐水平提高了，业余普及教育有待跟上。钢琴业余学习和专业教育不应割裂，而应互相促进。我们要更多地培养出热爱音乐的人，而不是仅仅制造出技术能手、比赛选手。每位钢琴家在技术上都不是完美无缺的，他们的独特个性和音乐品性才是真正的立身之本。我希望每个琴童都因为爱琴才走上学琴之路，长大后能成为钢琴艺术发展的支持者。

70多年过去，我从“钢琴姐姐”教成了“钢琴妈妈”“钢琴奶奶”，此时我对“仁”的思考是“心游于艺”，“道不远人”。我的一生通过钢琴实现了祖父对我的期望：“广施仁爱”。

感谢钢琴，感谢音乐。

伸出美丽

乔金敏

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，猛一抬头，那从格子窗探出的绿色藤萝，仿佛点苔了一幅画卷的古朴，让人怀思幽远，心生欢喜。

走在“青山廊外斜”的新农村整齐的小楼下，那从铁栅栏里伸出的各色花朵或一枝红杏，让你忍不住有触摸的遐想。

走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，那一阵阵风吹麦浪，雨裹花香，顿感一片从土地里萌发的勃勃生机，而使人更加眷恋这人间的华美……

我喜欢这种伸出的美，更崇敬那使美丽伸出来的默默的根。虽然它不一定美丽或许还有些丑陋，但却滋养着牡丹的国色天香、荷花的清洁高雅、兰花的幽香怡人、梅花的傲雪红艳……才有这份美丽来装饰、美化大地。

每个人也似一棵树一株花。身体就像根一样，它的作用也是为了创造美，而不是展示美。很少有人因长得美丽而受人尊重，而恰恰是因为身体之外的某些能力和成就才唤起人们的崇敬与爱慕。

齐国大夫晏子出使楚国，楚王因为晏子身材短小而三次侮辱他，想显示楚国的威风，晏子巧妙回击，维护了自己和国家的尊严。晏子的机智勇敢，灵活善辩的外交才能与不惧大国、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，便是他那矮小的身体给出的这份勇敢与美丽。梵高长得奇丑无比，还缺了一只耳朵，可他却被世人所尊崇，因为在他身体之外生长着一棵美丽的向日葵，他那超天才的绘画作品……

作为一个人，你身体之外总得长出点什么。你可以长出像善良、聪明、勇敢……那样的美丽；也可以长出像邪恶、怯弱、懒惰……那样的丑陋。而这一切都与你身体没有多大

千系，是你身体之外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。

去过杭州西湖的人，可能都拜过岳飞，唾过秦桧。可历史上的岳飞并不见得长得多么英俊，秦桧也并不是见得长得多么难看，而人们对他们的爱与憎，却缘于他们身体之外的做人的善与恶。许多人身体残疾却受人尊重，像美国盲人作家海伦·凯勒，从小失明却写出让无数明眼人向往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，那是她残疾的身体伸出的美丽让人感动；反之，有些人身体健康五官端正，却做出与长相不相称的恶性行为。时下，在全国声势浩大的扫黑除恶斗争中，安徽霍邱县就揪出一伙“村霸”“路霸”女恶势力犯罪集团，几个身体健壮的悍妇长期纠集在一起，强行拦路收费，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内扰乱经济、社会生活秩序，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，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。

泰戈尔说：“枝是空中的根。”人应该看重自己的身体，但不应只满足于有一个好身体，正如树不能满足于只有根一样。一棵优秀的树总得长出枝、叶、花，给人间以美丽；一个优秀的人也会在身体之外显示出他的美丽——智慧、才学、勇气、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修养。而想要具有这样的美丽，须得刻苦学习，修炼品德、磨练意志……

一部《秋扇怨》成功的让胡瑞华变成了众所周知的胡蝶。毫无疑问，胡蝶的外貌是美丽的。但纵然上帝给了千百倍宠爱，不努力的人也绝对对不会成功。内外兼修的胡蝶努力地学习影视剧概论、电影行政、西洋近代戏剧史以及导演、化妆、骑马等十多种课程。胡蝶的懂得，是她在努力地积累着一种蜕变的力量，像树一样向蓝天伸出美丽来。

人人都伸出美丽，世界才会是一个美丽的世界。

寒雀下空庭

宫凤华

“这些用树枝、稻草、泥巴搭成的房子，群聚在这里……它们是我们筑窝在高处的先人，是我们一直寻找的古居民。”吟哦品咂，我一下子想起故国的麻雀。

麻雀，是林风眼画中开放在枝头上的褐色花朵，是冷凝冬日一串串生动的音符。乡下古旧的小院里，填满了麻雀们的欢喜和喧闹，暮色清凉而欢悦。小院里流淌着古意。

麻雀的歌声里有洗涤不尽的泥土色彩。用的是地道的方言，拉的是家常，唱的是民歌，报的是农谚。枯瘦的霜枝上时时传来麻雀唧唧的鸣叫，犹如几逗清香四溢的淡墨在白宣上洇润开来，让人无比惬意、恬适。

麻雀，娇小纤弱的身子，褐色花斑的羽毛，颇似经霜凋零的柿叶。它们一会儿在蓝天上疾飞，一会儿在庭院里开会，一会儿在草垛头扑愣，一会儿在雪地上踱步，让宁谧古朴的家园变得活泼生动起来。

冬日的乡村是一幅清简的素描。麻雀们一个个裹着身子躲在赭褐的枝叶间，一阵惊慌，嚷嚷着窜向了天空。鸟声清激而纯粹，像一块无瑕的蓝田玉，透明闪亮，让人通体皆畅，如饮佳醪。

它们贴着稻麦垄、高粱秆，一群群地跳跃或飞跃，阳光下，它们卑微而自由，弄出一团惹人怜爱的影子。它们追逐着，聒噪着，琐碎而喜气，在温暖冬阳里，喧闹着淡淡的吉祥意味。

霜后的橡树林和竹林是麻雀们的天堂。夕阳濡染，有一种即将褪去的娇羞。林子里到处是飞翔的弧线，到处是甜蜜的欢唱。它们有的窃窃私语，有的绵绵情话，有的嘘寒问暖，如管弦等箫天衣无缝般地交响。《诗经》云：风寒羽翔声声乱，

破草屋檐饮严霜。朔风呼啸，麻雀们留守在静穆清瘦的乡村，陪伴着淳朴的乡民。它们蹦蹦跳跳，绕着屋顶和树梢追逐，一起起落落的，纸片一般在风中翩跹曼舞。旷野上伫立着苍老的苦楝和意杨，躲在枯叶上，有咬焦酥蛋卷样细碎的愉悦。麻雀们停歇在枝桠上，如新生的柳叶。负暄的老人，望着撒欢的麻雀嘿嘿地笑，光阴缓缓流淌。有人大声吆喝，麻雀们惊慌散开，阳光被搅成一片碎影。

麻雀们随遇而安，墙缝、瓦楞、草堆、苇丛均可筑窝安家。夜里我们钻进温暖的被窝里，耳闻窗外北风嚎叫，不免担心屋外流浪漂泊的麻雀，但天明起来一看，它们已经在草堆上和屋脊上唱着晨歌，梳理着羽毛在檐瓦边卿卿我我、毫无顾忌地倾诉衷肠哩！寂寥冬日，它们裹挟着幽远而神秘的山林气息，剪裁着灰暗的天空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些许暖意和生命的感动。

麻雀一度生活在人类的鄙视、诅咒和伤害中，无怨无悔地伴随着人类迁徙的脚步，陪伴着人类黯淡的炊烟。它们在我们有限的视野中敏捷地翻飞着、欢叫着，在我们的心灵中燃烧起一股炽烈的、飞翔的欲望。

“百千寒雀下空庭，小集梅梢话晚晴。”冬日清寒，我们总能感受到麻雀们精灵般的翩飞和鸣唱，心里就有种花蕾满树、春光乍泄的感觉。它们从来不娇气不孤独，总是友好而谦逊地生活在我们周围，用快乐包裹着我们，用飞翔激励着我们，用坚韧照亮着我们。

麻雀就是穿着灰色棉服的市井之人。让我们为唧唧喳喳的麻雀喝彩，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麻雀们平凡而欢乐的吟唱。像一只麻雀，用歌喉在岁月的枝条上写诗诵爱，在喧嚣浮世，守一方风月，恪守本真，恬淡平和。

石泽丰

小雪

西北风又回来了
一定是惦记着这里的篱笆
惦记着这里的稻草人
雪还在路上
天气寒了一阵又一阵
炊烟撒娇
纠缠黄昏的天空
久久不肯散去
孩子们奔波在外
母亲的视线够不着
他们走过的山走过的水
节气悄然更替
进入小雪,我才发现
那层薄薄月光
透过屋顶上的亮瓦
又别在了母亲的胸前
好想回家做个秋梦



《大雁南飞》 汤青摄

连载 ②

顾浩

《红楼梦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？

（三）《红楼梦》何时问世？这是判断此书作者的一个关键问题。《红楼梦》最早流传到社会上的手抄本上有“甲戌年”字样，后被称为“甲戌本”。因为这属于支纪年，需要我们弄明白，是指康熙甲戌年（1694），还是乾隆甲戌年（1754）？这一前一后，整整六十年时间。我们不能因为认为北京西山“曹雪芹”著作《红楼梦》，就把这“甲戌年”说成乾隆甲戌年；也不能因为认为冒辟疆著作《红楼梦》，就把这“甲戌年”说成康熙甲戌年。要把这个“甲戌年”搞清楚，没有其他路可走，只能从《红楼梦》全书中找答案了。书中提供的大量依据表明，上述的“甲戌年”是康熙甲戌年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

（1）从避讳看。乾隆皇帝名弘历，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就有十二个“历”字。乾隆太子永璘，《红楼梦》中有贾璘；其长子永瑛，《红楼梦》中有贾瑛；其七子永琮，《红楼梦》中有贾琏。在封建社会里，连皇帝讳也不避，非灭九族不可。这里决不是表明《红楼梦》作者的胆子特别大，而是表明此书写在乾隆为帝之前，根本不存在避乾隆之讳的问题。

（2）从书中透露的时间信息

看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写到贾雨村时说“因他生于末世”；第五回写到王熙凤的判词是“凡鸟偏从末世来”；写探春的判词是“生于末世运偏消”。这里所谓“末世”，当然是指“明末之世”。如果是处在“乾隆盛世”，“末世”之说无从谈起，作者决不可能以如此悲凉之情写出这种“末世”之感，更不可能激发起如此深仇大恨，做出这样以反清悼明为主题的惊天动地的大块文章。由此不难看出，《红楼梦》的成书时间不可能在乾隆年间。

（3）从对首都的称谓看。“神京”一词在《红楼梦》中多次出现。明朝出生的遗民作者，才会称明朝的首都为“神京”。清朝皇帝占据明朝的首都后，已将燕京改称为“京师”了。书中使用“神京”一词，既表明了作者的出生朝代，又表明了作品的创作年代。

（4）从上演的违禁曲目看。在康熙五十三年后至雍正乾隆朝多次发出禁令，不得上演所谓“琐语淫词”，“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、先圣先贤神像”。《红楼梦》第十八回、二十九回、五十三回、五十四回等回目中就写了演出《邯郸梦》《南柯梦》《西楼·楼

会》《惠明下书》等等。这不是表明《红楼梦》作者敢碰这条“高压线”，而是表明此书写在康熙五十三年之前，完全不存在违反上述禁令的问题。

（5）从居丧演戏看。我国古代一直延续着一种习俗，在居丧期间请戏班子演戏。但到了雍正和乾隆时期发出禁令，不准丧葬期间演戏或者伴宿。《红楼梦》程甲本中载有“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堂客伴宿”等文字，尽管在程乙本中被删掉了，但“居丧演戏”也是《红楼梦》留下的时代印记，表明此书不可能产生于乾隆时期，再晚也在雍正之前。

（6）从衣着打扮看。《红楼梦》中描述的人物服饰全部是明代的；所能查阅到的几百种绘图本《红楼梦》也都是明代装束。特别是满清入关时，就有“留发不留头”的惨无人道的恶行，而《红楼梦》中人物没有一个是拖着大辮子、戴着红顶帽的。清朝是禁止缠足的，而《红楼梦》中贾府女人全是小脚。小脚入春进宫当了皇妃，小脚老太贾母带着一群小脚夫人数次进宫，这个宫绝对不可能是清宫。现在有些《红楼梦》版本，把

六十五回写尤三姐“一对金莲或翘或升”，故意删去了“一对金莲”四个字，这种抹掉时代印记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。由此我们看出，《红楼梦》不可能写在清朝中期，更不是说的清朝中期的故事。

（7）从使用的瓷器看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回、二十七回、四十回、四十一回、四十四回中写贾府所用的瓷器，据《红楼梦大辞典》告诉我们，包括瓷瓶、花盆、土定瓶、小盖碗、脱胎填白盖碗、瓷盒等都产于明代，分别来自汝窑、成窑、官窑、宣窑。这里为什么看不到中国历史上瓷器水平最高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的瓷具？这只有从《红楼梦》成书时间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了。

总之，以上桩桩件件，放在清朝中期不好解释，放在明末清初不难解释。《红楼梦》成书一定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间段里。因此，生于1715（康熙五十二年）、卒于1763（乾隆二十七年）的北京西山“曹雪芹”完全不可能写作《红楼梦》；而生于1611（明万历三十九年）、卒于1693（康熙三十二年）的冒辟疆才有可能写出这人间绝唱《红楼梦》！

未完待续……